

本书入选2010年度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大藥商

上 部

丁建顺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商藥大

上海三所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药商 / 丁建顺著 : 一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ISBN 978-7-5426-3726-0

I . ①大… II . ①丁…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8905 号

大药商

著 者 丁建顺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策 划 汪援越

特约编辑 蓝 漪

装帧设计 赵晓音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anlian.com>

E - 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1/16

字 数 760 千字

印 张 41.75

书 号 ISBN 978-7-5426-3726-0/I · 559

定 价 59.00 元

序

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是本小说写作的内容架构和理论指导。

回观中国近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那尽管非常曲辱,但上海抓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使一个地处长江口且介于中国东海岸中部的小县城一跃成为繁华的通商口岸和国际大都会。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并趋于融合,随即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海派文化。机器的制造维修、布匹与粮食的加工、成片的高层建筑和大规模的铺路架桥……举凡工业文明所涵盖的项目无一不在上海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上海信谊药厂的前身——信谊药房和上海信谊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即为民国时期上海化学制药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16年,德国药学博士霞飞开设了信谊药房,但使信谊这个品牌做大做强的是鲍国昌先生。事业的成功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天分、勤奋和坚持,鲍国昌先生即拥有这些要素。他具有宁波人长于经商的人文背景,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入怡和洋行后接受了买办文化的熏陶,多舛的近代中国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又磨砺了鲍国昌先生。信谊品牌的开创之初,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之时。尤其是在抗战期间,上海沦为日寇铁蹄下的一个孤岛,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更是雪上加霜。然而,信谊药厂硬是在鲍国昌先生的带领下,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在短时期内完成了企业发展的三级跳跃,从销售西药到试制维他赐保命到独立研发成功了消治龙系列新药。消治龙系列药品被誉为“药中之王”,信谊药厂被誉为“云中之龙”,而鲍国昌先生本人则被推选为上海西药公会的会长,成为那个时代的精英之一。在鲍国昌的经营下,“除了好药,还有信誉和友谊”的理念深入人心。历经社会变革和数代信谊人的努力,信谊公司成为了现在集制造、销售、研发为一体的知名大型民族医药企业——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旗下拥有十大制药企业、四大销售公司、三家市级研发中心,资产总额18.2亿,年销售规模达到20亿。在促进民族医药发展、

维护生命健康、承担社会责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信谊药厂和信谊人都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史为鉴，正是这本《大药商》创作出版的真正意义所在——近百年来，信谊人将“除了好药，还有信誉和友谊”作为自己恪守的理念。正是靠着这一朴实无华的经营理念，在危难中信谊药厂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和广大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们一起，撑起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脊梁。“好药”是信谊的产品，而“还有信誉和友谊”却实实在在地是这个产品的灵魂和价值取向。没有文化内涵的产品注定是单薄、短命和缺乏竞争力的。更重要的是，以鲍国昌为代表的信谊前贤们的爱国主义和当代信谊人的改革创新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下来的文化财富。它不仅仅是我们企业的精神文化，还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传承和弘扬的，是那种为民族为国家为企业健康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我们要寻找的是推动这种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之根。

阅读过小说之后，我们可以欣慰地说，有关社会与信谊的大事件都是历史的真实，书中人物的生活细节乃至言谈笑貌完全出于虚构，而小说的主题思想则源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广大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的论述。

值此信谊药厂建厂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隆重推出以信谊药厂的历史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大药商》。感谢以鲍国昌为代表的信谊前贤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遗产，让大家和信谊的开创者们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体会到“信谊”二字的深刻内涵。也感谢丁建顺教授为读者形象地还原了这段历史。

是为序。



2011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35
第三章	65
第四章	97
第五章	127
第六章	159
第七章	189
第八章	221
第九章	253
第十章	287

大药商

上部

大药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在英美等国调解下，蒋介石派人与日本代表谈判，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政府取缔抗日；二、十九路军换防；三、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驻兵。这样，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驻扎。闻知国民政府签订了如此屈辱的停战协定，上海的复旦、同济、交大、暨南、大夏、光华、东吴、持志等大专院校纷纷集会，以悲愤的激情通电全国：外侮日亟，国运垂危，救亡图存，均同此心。凡我国人，无不同仇敌忾，宜应一致奋起，誓保国土完整，主权独立。

——题记

第一章

参加集会的人比预计的要多许多。

鲍国安到达四行仓库时，高楼投下的阴影里已聚集了黑压压一片激动的年轻人。他举目眺望，见好友曹家杰和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十几个同学正朝自己挤来，忙迎上前打招呼。他悄声问道：“怎么才来了这么几个人？”

曹家杰说：“可能走漏了风声，好几位校董守在校门口，那些态度犹豫的便缩了头。”

“真是不可想象，那些人难道认为自己可以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鲍国安低哼一声，手指越聚越多的人群说，“你看，各校的学生都在往这里赶来。穿长衫的可能是老师，而许多不穿学生装的大概都是社会青年和市民。今天游行的声势一定会非常浩大。”

曹家杰说：“前数次游行的效果不错，《申报》、《大公报》等都作了长篇报道。我们这次全市学生联合会举行的大游行也一定会成功的。”

“对，我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鲍国安和曹家杰相互击掌鼓励。

“鲍国安、曹家杰，你们都来啦。”叶晓珍挤过来打招呼。

“你们圣芳济书院来了多少同学？”鲍国安问道。

“你看——”叶晓珍很自豪地指了下跟在自己身后的蛇形队伍。

“还是你行。”鲍国安和曹家杰看着那些比他俩稚气些的面孔说。

叶晓珍是圣芳济书院学生会的干事。一·二八事变后，鲍国安加入志愿救护队到宝山前线救治伤员时认识了她，对她果敢且又细致的处事风格很有好感。他得知叶晓珍小自己几岁，且又来自浙江绍兴，这和来自宁波的他更多了一份文化背景的认同。当接到全市学生联合会欲举行反对国民政府与日本人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那些丧权辱国的条款而举行大游行的通知时，他与曹家杰商量了下马上转告了叶晓珍。圣芳济书院只是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完全中学。鲍国安以为叶晓珍能带几个同学来已属不易，孰料她竟召集到了上百号人。震旦大学医学院总共没几十个学生，而圣芳济书院却有黑压压一操场人呢——想到此，鲍国安抿嘴微笑了下，但他还是佩服叶晓珍的组织能力。

“来了来了——”四行仓库西面传来一阵骚动。人群自动分开，鲍国安看到市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和总干事等朝这边走来。那都是些高年级的学生，来自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还有圣约翰大学等等的名校。他们没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见几双大手在空中挥舞了几下，那些等候着的学生都像变戏法似的，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取出标语横幅，展开了就涌往马路中间。人群蠕动起来，前边的人拐上了泥城桥（今西藏路桥）。鲍国安和曹家杰护卫着圣芳济书院的学生们跟了上去。沿途不断有人加入进来，行道树下有无数声援的市民，不见首尾的游行队伍几乎占满了整条马路。

当游行队伍转入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往东行进时，有人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密如森林般的拳头举了起来——“四万万同胞团结一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学生和民众怒吼汇成的声浪在高楼耸立的大马路上激越回荡着。有人跳上台阶发表演讲，那场景煞是激动人心。

曹家杰观察一会说：“都是各校自己围成圈的。”

叶晓珍说：“鲍国安，我们也选块地方开始演讲吧。”

鲍国安说声好，曹家杰就选中先施公司门口的一处空地。他和同学们簇拥鲍国安和叶晓珍登上台阶。叶晓珍先领呼了一阵口号，鲍国安接着发表演讲。他列数日本军国主义者蚕食我东三省和华北大片国土的狼子野心，又讲述自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在宝山前线救护伤兵的亲身经历，说到痛心疾首之处，不禁流下悲愤的眼泪。

叶晓珍指挥圣芳济书院的同学唱起了电影《桃李劫》的插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那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高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忽然一小股人从弄堂里窜出来袭扰游行队伍。有人说那是日本特务日本浪人。众人说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有体魄强壮的学生上前围住他们殴打。响起了警笛和马蹄声。公共租界的巡捕驾驶警车，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皮鞭冲击游行队伍。华界警察则吹着警笛跟在后边嚷嚷散了散了，再不回家就抓到警察局去。游行队伍开始四下溃退。鲍国安和曹家杰正引领圣芳济书院的学生退往横马路时，有华界警察指认他俩也是为首分子，旋即有骑马的巡捕冲了过来。鲍国安和曹家杰撒腿就跑。他们钻进小弄堂，翻过围墙，乘房子的主人一愣怔，马上穿过底楼，从后门来到了另一条横马路上。这也有租界巡捕和华界警察在追捕学生。鲍国安和曹家杰专拣小弄堂跑，一直跑到苏州河边上，连滚带爬钻过泥城河桥南堍的桥洞，方才甩去了身后的巡警。

曹家杰掸去衣服上的泥巴，鲍国安则去掉了身上所有的学生标志。两人往南急走，来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上，远远看见震旦大学校门口军警林立。他们情知不好，马上从冷僻处扒开竹篱笆，从窟窿里钻进了校区。他俩哈着腰，挨着绿化带疾走，从侧门进入自己居住的学生宿舍。他俩换好衣服，凭借对地形熟悉，从曲里拐弯的走廊来到学生活动室。近期这学生活动室成为学生会的议事处。鲍国安和曹家杰进入房间，里边已有同学在向没参加大游行的人讲述那气势如何浩大。见他俩到来，众人围上来询问校门口的军警有何意图，都说今天的事有些蹊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还有华界的警察怎么串通了一起阻扰学生的抗日游行。

曹家杰气愤地说：“帝国主义者都是一丘之貉。鲍国安你说是么？”

鲍国安说：“肯定是美、英、法为保全在中国在上海的既得利益，和在西欧一样执行绥靖政策。是战是和，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暧昧态度。”

大家嚷嚷还要举行第二次学生大游行，曹家杰将手指放到嘴边嘘了一声。众人安静下来，果然听到有皮靴声朝学生活动室走来。鲍国安拉开一条门缝观看，一位年长的教师正被一队荷枪的警察押解着在挨门搜查。从那教师回头一瞥的神态中鲍国安理解了他正拖延着警察的时间，让在活动室里的学生快躲起来。鲍国安说了情况，大家打开二楼窗户，爬出去顺着水落管溜到地上。

学生的行踪被巡逻的警察发觉了。他们端着枪吆喝着围拢过来。大家四散逃逸，但还是有人被警察逮着。鲍国安和曹家杰狂奔到路边，刚翻过围墙，在校外站岗的警察听到警笛包抄过来。两人分头奔跑，曹家杰说了声到什么地方见面，一眨眼就被警察抓住。鲍国安跑过一条横马路，见一人力车夫正探头探脑往学校方向眺望，他跳上车吩咐快去虹口。那车夫知警察在抓学生，正担心市面混乱没了生意，忽然有人跳上了车，他便往东北方向疾步奔去。

待车夫按指点绕小马路赶到圣芳济书院附近，鲍国安看到校门口也站满了军警。他下车打发了车夫，整了下衣衫欲进入校区，可他被警察挡在了门外。他绕到最靠近叶晓珍宿舍和教室的竹篱笆外窥探，希望能见到她，但不见踪影。他返回校门口等着，感到肚子饿了，于是到斜对面的点心铺里要了一客生煎馒头。他蘸了醋吃着点心，听旁人议论说全怪那日本畜生，占了东三省还来打上海，弄得工人没活干，学生上街大游行。好好一所中学，开学没几时，现在倒又要放假了。店主也唉声叹气，说有学生上课他这点心铺才有生意，若学生放了假，靠走过路过的几个人他的生意是没法维持下去的。校门口忽然喧嚣起来。鲍国安看到不少家长神色不安地赶到，有学生被带出礼堂。在校董和警察的监视下，家长们带着子女陆续离去。人散尽了，警察也撤了，可鲍国安还是没见到叶晓珍。

鲍国安离开点心铺径直走向校门口。

门役是认得他的，哈着腰招呼道：“鲍二先生，今天你怎么有空来学校的？鲍大先生刚才还派徐阿贵来打听过你呢。”

“他派徐阿贵到这儿打听我，为什么？”鲍国安问道。

门役左右顾盼了下说：“鲍大先生知道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大学生总是带着我们圣芳济书院的中学生一起参加大游行的。鲍大先生是担心鲍二先生有没有被巡捕抓去。”

鲍国安挺了下胸膛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嘛。”

门役又哈了下腰说：“是是。鲍二先生站在这里，那肯定没被巡捕抓去啰。”

这鲍大先生就是鲍国安的哥哥鲍国良。鲍国良当着怡和洋行五金分行的买办，平时热心公益，对学校捐些钱款，圣芳济书院便把他尊为校董。鲍国安又毕业于圣芳济书院，对全校情况熟悉，他正要问门役，听得传来两下击掌声。鲍国安看到圣

芳济书院的朴方庭校长正站在教师办公室的二楼向他招手，他便向那幢小楼跑去。

朴方庭校长在楼梯口迎着鲍国安，说：“我知道你是来打听叶晓珍的。可她从早上离校后没再回来过。”

鲍国安焦急地问：“那和她一起走的其他同学呢？”

朴方庭校长说：“有的回来，有的也没回来。估计你已经看到了，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提早放假，以免学生滋事，刚才得到通知的家长都来带走了学生。”看着空荡荡的校园，朴方庭校长也有些伤感。还兼任着守真堂神父的他满脸慈祥地对鲍国安说：“叶小姐虽然年轻，但很有主见，她不会有事。让我们一起为她祈祷吧。”

棉絮一般的浓云掠过怡和洋行大厦，鲍国良正站在忽明忽暗的窗口前眺望着市区方向。西边被无数高楼挡住了视线，他看不到大马路上正发生着什么。鲍国良看得到的只是大楼下的外滩，许多人在无声奔忙着，还有黄浦江码头边泊着的货船也在无声波动。江面上浊浪翻腾，有张帆的木船如树叶般在波浪间飘忽。远处一艘轮船驶来，仿佛欲宣示那庞大的体积，发出相匹配的一声沉闷而厚重的笛鸣。

大理石镶嵌的壁炉上，无线电正播放着本埠新闻。当播音员读到本市多所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上街举行抗日游行时，鲍国良踱到无线电旁侧耳倾听。新闻并非时评，文字非常简短，也没提及震旦大学医学院，但鲍国良凭直觉知道鲍国安一定参加了游行，肯定召集了部分圣芳济书院的学生，肯定还是个为首分子呢。他多次见过的警车呼啸而来，追捕和警察抓住一个个年轻人塞进车内的场景掠过脑际。这次鲍国安很可能成为了他们中的一个。不行，他做哥哥的要阻止这一切发生。他抓起写字台上的铜铃摇了一下。

“老爷，鹰翔商行的人到了。”司机兼仆役的徐阿贵走进来说。

“我几乎忘了这个约会，请他进来吧。”鲍国良说着，下意识地将额上的头发往后一捋，又捋了下枪驳领西服的门襟。当客人进门时，鲍国良迎上前，微笑着说：“欢迎光临敝行。鹰翔商行做事真是优质高效，堪称我们的楷模呀。”

“哪里哪里，有劳鲍先生等候了。”那位先生摘下礼帽，将司的克一起递给徐阿贵。

来人坐上沙发，打开公文包，取出合同说：“我们老板看了很是满意，说这回是怡和洋行照顾敝公司生意了。我们老板已经签了字盖了章，第一笔货款会按合同上约定的日期汇入贵行指定的银行户头。”

那只是份简单的建筑五金购货合同。鲍国良接过来略看了下，到写字台上签字盖章，旋即将其中的一份递还给来人，说：“请鹰翔商行放心，英吉利的钢材和五金配件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等贵公司的预付款一到账上，我们会电告英国方面马上发货。”

来人哈了下腰说：“为感谢贵行的鼎力相助，我们老板特意关照要我请一次客。鲍经理，酒店由您定，去杏花楼还是新亚大酒店？”

“改日再说吧。今天我还有个商务约会呢。”鲍国良摆了下手说。

“改日我一定要请您的。”那人微笑一下，取了礼帽和司的克告辞。

鲍国良送客人走到电梯里，即返身回到写字间窗口。看到来人走下了大门台阶，才吩咐徐阿贵跟他出去一次。主仆两人乘内部电梯来到地下室，鲍国良说顺四马路（今福州路）往西开，徐阿贵便发动了奥斯汀轿车。

到浙江路路口时看到了学生队伍，鲍国良拍了下座椅，徐阿贵马上在路边停了车。鲍国良戴上墨镜下车，径直往北边走去。他企盼自己的运道好，企盼在学生队伍里恰巧就碰着鲍国安，这样就能牵了兄弟的手乘车回家。

鲍国良来到大马路上时，游行队伍正如潮水般涌来。成千上万的学生中，哪里就轻易找得着兄弟了。他伸长脖颈张望，冷不防响起了警笛声，又看到警车和骑马的巡捕冲击游行队伍。有人还在嘶哑地呼喊口号，有人迸发出挨了皮鞭的凄厉哭泣，纷乱的人群朝自己压来……鲍国良怕被学生当做密探遭一顿暴打，又怕被巡捕当成是支持学生游行的大学教授而拘入监房。他返回黑色的奥斯汀，无可奈何地说：“阿贵，我们还是回家吧。”

徐阿贵知道横穿大马路可能会惹来麻烦，于是绕道外滩，走外白渡桥回到了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同庆里。鲍国良下了车推门而入时，陈婉芬也正听着无线电播放的本埠新闻。她见丈夫回家，忙从藤椅上起身相迎，帮丈夫脱下西服，挂到衣架上后问道：“今天这么早就回家了？”

“新闻你也听了？”见妻子端来了咖啡，鲍国良喝了一口说，“我是担心国安，特意让阿贵开车到大马路察看了下。”

“那么多学生参加游行，你到哪里去找国安。”陈婉芬叹着气说。

“是呀，那么多人，哪里就能恰巧碰着了。”鲍国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坐下了又起身，并对妻子说，“婉芬，你再调调别的电台，听他们都报道了些什么。”

陈婉芬调电台时，鲍国良朝后院喊了声阿贵。正在汽车间擦拭轮胎的徐阿贵应声前来。鲍国良吩咐道：“你开车去各租界的巡捕房打听一下，二少爷有没有被巡捕抓着。如果人在拘留所里，你赶快回家告诉我，让我想办法营救。如果巡捕房中没人，你再去一下震旦大学医学院，找些熟人打听清楚。总之要找到二少爷并带他回来。”

徐阿贵应一声知道，开了奥斯汀重新外出。当汽车引擎声消失在弄堂口后，客厅里显得有些清静。各波段的电台在报道学生大游行时用词都大同小异。鲍国良夫妇边听边耐心等待。渐近黄昏时，保姆牵着女儿鲍荣茜从幼稚园回来。

鲍荣茜扑到父亲怀里，用上海话奶声奶气地说：“爸爸介早回来啦！”

鲍国良抱起女儿亲了亲，问道：“今天在幼稚园学了点啥？”

“老师教我们画图。我会画小罗罗了。”鲍荣茜拉着父亲坐上沙发，自己蹲在茶几旁画了一头肥肥的小猪。

在小学读二年级的儿子鲍荣斌也一溜烟跑回了家。鲍荣斌见了父亲一愣，正想上楼，却被父亲叫住，吩咐他陪妹妹玩一会，自己还去调拨无线电的电台。

“我还要做作业呢。”鲍荣斌似乎对父亲的安排并不满意。

鲍荣茜粲然一笑说：“哥哥去好了，考试不及格当心打屁屁。”

鲍荣斌于是如得到大赦的犯人般一闪没了人影。

陈婉芬和保姆一起准备晚饭，说：“先生难得提早回家，多做几样他喜欢的菜。”

保姆道一声晓得，挎上提篮就去菜场。刚烘上饭锅，保姆已返回家中。陈婉芬探头一看，见她买的是鳝丝和河虾，还有一撮银鱼，就说：“炒鳝丝和盐水虾是先生最爱吃的，再炒一盆银鱼跑蛋，今天就添这三样菜吧。”

平时鲍国良没有应酬而能准点回来，全家上下便如过节一样快乐。而鲍国良也会凑趣地叫唤饿煞哉饿煞哉，快上老酒小菜。陈婉芬与保姆一起端菜的同时，还会揶揄说饿点好，身板这么厚，可以刮掉点油水。而在此时，鲍荣茜总会讨巧地递上筷子，嗲溜溜说爸爸请用晚饭。今天当碗碟端到桌上，当鲍荣茜把筷子递到他手里，鲍国良竟感到没有一点食欲。他闷头喝了一汤盅绍兴花雕，陈婉芬再要添点，却被他止住。鲍国良吃了一碗饭，即回到客厅里翻阅《申报》。陈婉芬和保姆料理两个孩子时，徐阿贵驾着空车回来。

鲍国良走到后院问道：“马路还通畅不？见没见着二少爷？”

徐阿贵看着主人说：“该去的地方我都去过了，可没见着鲍二少爷的影子。”

陈婉芬过来说：“阿贵也辛苦了，快吃晚饭吧。”

阿贵与保姆刚坐下，忽然看见鲍国安浑身狼狈，灰溜溜地从后院闪了进来。徐阿贵惊喜地喊了声鲍二少爷回来了，鲍国良马上亲自关了后门。

陈婉芬迎上前说：“阿弟回来了就好，快吃晚饭吧，饭菜还热着呢。”

鲍国安坐上沙发，低下头谁也不看。

鲍国良在旁边坐下，说：“你这一整天都上哪儿了？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都让我和你嫂嫂急死了。”

鲍国安起身，绕过嫂嫂，快步登上楼梯，进亭子间后关上房门，和衣躺到了床上。

陈婉芬跟着上楼，敲了敲门说：“弟弟吃点饭，洗漱了再睡觉。”

过了好久，亭子间里掷出一句“我不饿”，就再没了动静。

陈婉芬还要劝，鲍国良扶住她的肩膀，让她离开房门，悄声说：“国安回家了就好。”

他或许是受到了惊吓，让他先躺着，饿了自己会去灶披间寻东西吃的。”

夫妻俩回到客厅，鲍荣斌问道：“爸爸妈妈，叔叔今天怎么了？”

鲍国良说：“你不是说要做功课吗？回你的房间去，小孩子家多什么嘴。”

“别和孩子发脾气。”陈婉芬悄悄捏了丈夫一下。她拍拍儿子的脑袋说：“爸爸和叔叔心情不好，斌斌自己做功课去吧。”

鲍荣斌跑向自己房间时说：“我们老师说的，今天全市大学生举行大游行，被巡捕抓了许多人。肯定是叔叔的同学被抓，叔叔没被抓去，所以叔叔就不高兴。”

“为什么叔叔没被抓而要不高兴？”陈婉芬追问了一句。

“我们班里同学也有做坏事的。要抓一起抓，要罚一起罚，不然要被人看成奸细的。”鲍荣斌很认真地回答。

“哦，还有如此一说。”鲍国良苦笑着点点头。

“孩子们还晓得从众的道理。”待儿子上楼后，陈婉芬关照丈夫洗漱了也早点休息。

看徐阿贵还候在客厅门外，鲍国良说：“今天你也累了，去憩了吧。”

徐阿贵应一声晓得，检查了前后院门，然后进了前厢房的小房间。

鲍国良叹着气返回卧室，躺到床上后议论道：“东洋人蚕食我国土固然可恶，可抗日是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大事，几个学生上街游行能成什么气候。照这样下去，国安荒废了学业不算，还很有可能被抓进班房，弄出性命交关的事来。”

陈婉芬说：“那么多大学生都上了街，国安他能不去吗？斌斌都说不去要被别人认为是奸细的。”

鲍国良说：“一个毛孩子的话能作准么？你倒还当真了。”

陈婉芬问：“那你做哥哥的有什么好办法？”

鲍国良沉吟道：“为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我看要尽快为国安成婚。结婚后有了家庭担当，弟弟就不会太过冲动，也就会定下心来完成学业。”

陈婉芬提醒道：“弟弟是个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虽然懂得长兄为父的道理，但他未必肯听从哥哥的安排。这事须由我们提个建议，由住在宁波的娘来决定。就算国安再新潮再犟，娘的话他总会听的。”

夫妻俩商量许久，鲍国良到凌晨才合上眼皮。刚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忽听见陈婉芬惊叫起来。鲍国良爬起身，见鲍国安的房门开着，人却没了踪影。鲍国良到灶披间看，桌上有吃过东西后留下的痕迹。他只是奇怪，自己似乎没睡死，也没听到什么声响，鲍国安怎么就吃了早饭出了门。

陈婉芬说：“看来，昨晚商量的事要尽快办了。”

“我现在就写封信。”鲍国良到楼下书房里展纸濡笔，不一会就写满了两张信笺。

他到客厅里吩咐道：“阿贵，今天你不要跟我上班。这封信由你乘当班快船回宁波交给老太太，还要讨了回信才回上海。”

换了平时，徐阿贵接了差事拔腿走人，可今天拿了信却翻来覆去地看，似乎有话要说。

“阿贵，你有什么事么？哦，婉芬，盘缠还没给阿贵呢。多给几块钱，好让他买些礼物送送左右邻居。”鲍国良转首对妻子说。

陈婉芬去卧室取钞票时，徐阿贵嗫嚅着对鲍国良说：“大少爷，我家根福十四岁了，人也长得乖巧，这次我能带他来上海学着做事么？”

“你要说的是这事呀。”鲍国良见陈婉芬出来，便转述徐阿贵欲带儿子来上海的话。

陈婉芬将钱交到徐阿贵手上，说：“这是好事呀，洋行里正缺人手。再说孩子过了这个年龄，想好好学门手艺就难了。我看就带根福来上海吧。”

鲍国良说：“太太说可以带，你就带他来吧。”

“谢谢大少爷，谢谢鲍太太。”徐阿贵鞠了一躬，便欢天喜地地去采办各式礼品。

徐阿贵于傍晚从十六铺码头乘上沪甬轮船公司的汽轮。在客舱里睡了一夜，翌日清晨就抵达了宁波港。他在码头上雇了辆马车，装大包小袋的礼物，径直前往宁波城里的鲍家老屋。徐阿贵在上海做鲍大少爷的跟班，他的家人亦全是鲍家的帮佣，或者说，从徐阿贵记事起，他就晓得阿爷阿爸都是傍着鲍家讨生活的。徐阿贵乘着马车来到鲍家老屋门首，在河埠头洗衣衫的阿贵娘子一眼看到他，快活得尖叫着奔过来。夫妻俩一齐往院子里搬礼物时，徐阿贵回家的消息惊动了鲍家老太太。鲍老太其实并不太老，那时才六十岁不到，身板还算硬朗，闻声拄了根老藤拐杖从上房走了出来。徐阿贵在天井迎着鲍老太，趴到地上磕了个头，道了声老太太近日可好。鲍老太笑呵呵地引徐阿贵返回上房，坐上圈椅，一边看他拆礼品的包装纸，一边问两个儿子在上海的情况。

“都好都好。”徐阿贵说着把鲍国良写的信双手递给鲍老太。

鲍老太迫不及待地戴上老花镜，开始还念出声来，念着念着却没了声音。她抖着信纸说：“还都好呢，上海出大事了。”她吩咐给她的礼物留下，别的都分了。待徐阿贵办妥了杂事，鲍老太重新将他叫到上房，仔细询问鲍国安的近况。徐阿贵于是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事讲述了一遍。鲍老太听毕又展开信纸看，喃喃自语道：“老大为人沉稳厚道，能写出‘此事紧急，恳请母亲大人立刻酌情办理’的话，说明国安的事确实有些棘手了。”